

窺見

读城系列

上海 十八相

董鸣亭——著
施振华——绘

阿娘讲的是一口浓浓的宁波话，亲妈则是一口道地的青浦话，她俩都不识字，但根本不防碍这两个祖母之间的交流和交往。阿娘说亲妈「做人家」，穿的衣服都是家里头自己纺的。亲妈也说阿娘「省得来」，穿来穿去就是黑布衫和黑上衣。而每天交流的开始就是一早在阳台上生炉子和汰衣裳时。

上海文化出版社

窠見
——
读城系列

上海十八相

董鸣亭 —— 著

施振华 —— 绘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十八相/董鸣亭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4.4
(观)

ISBN 978-7-5535-0173-4

I. ①上… II. ①董…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9196 号

出版人

王 刚

责任编辑

黄慧鸣

美术编辑

汤 靖

封面设计

胡斌设计工作室

书名

上海十八相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7号

网址:www.cshwh.com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5

字数

175千字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0173-4/I·066

定价

22.00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69178575

序一

吴纪椿

12年前,在我的“无名斋”里,曾为董鸣亭的散文集《国立的雨》写过序。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秋季,在梧桐和银杏那叶色金黄的日子里,读着她的散文,仿佛能品味到秋色的浓烈。她的每篇散文都透露出人性之美、自然之美,我也因此为她写出了自以为最优秀的一篇序。

今天,当董鸣亭又把一本命名为《上海十八相》的纪实文集放在我面前时,我又一次被她的真诚、执著和信任所感动。

三十多年前,在我主编《青年报》文艺副刊时,从来稿中发现了董鸣亭。那时候,她还是位一脸稚气的小姑娘,明亮的眸子闪烁着快乐的光芒,我从中看出了她的灵气和个性,相信她会在文学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事实上她却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她初写散文时还在一家国营单位当会计,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她成了一名记者,专跑财经新闻。新闻和散文文字有着天壤之别,但董鸣亭凭着她独有的悟性后来成了一名优秀记者。就在好好当着记者时,她又突然跑到日本去了,一去就是好

多年。她总是希望不断挑战自己。

我们都认为她会和大多数出国的女孩一样，会在那里安顿下来，找个安乐的窝，何况她也到了奉婚生子的年龄。不成想这时她又突然回国，并为我们带回很多旅居东京的散文。那些散文篇幅不大，但篇篇隽永精彩，活色生香。之后，凭着她的实力，有些文章得到过全国性征文比赛的一等奖。

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感受大概是两回事。就在她可以一鼓作气成为上海滩一名女作家时，她又沉默了，潜心为一家报纸和杂志写文章，用的全是笔名，不追求任何的虚荣和浮华，并用大量的时间对自身进行修炼，特别是对内心的修为。

眼前这本《上海十八相》，共十八篇，是她几十年来修炼得道的成果，包括她的内外兼修，人品还有文品跃然在字里行间，成为目前上海滩书写我们城市生活的又一部力作。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居住着三百多万的宁波籍人士，浸润着丰厚的宁波风土人情，以至于上海人往往把祖父、祖母喊作阿爷和阿娘。董鸣亭从小生活在石库门里，她的父母亲都是宁波人，她是跟着阿娘长大的，用她的话来说：“阿娘在我的生命中存在了十四年，但这十四年足够影响我的一生。”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不但接受到了宁波人的传统教育，更多的是受上海石库门里多元文化的影响，再加上严格的家庭熏陶和天生具有的开朗性格，成就了今天独特的董鸣亭。她用幽默、活泼、俚俗、精湛的语句把我们生活中的故事一一呈献给大家，告诉我们上海是我们的故乡，是我们精神的家园。让我们跟着她一起回到那个“纸都泛黄了，记忆的碎片依然熠熠闪光”的时光里，一起寻找我们梦中的

故乡。

《阿娘和亲妈》讲的是一对来自不同生活背景的老人，如何共同生活在上海屋檐下的故事。作者用记者的眼光和散文的笔调如实地记述了这对老人相处的故事，读来让人忍俊不禁，也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大城市南北文化的冲撞和融合。《小五子妈妈》讲的是一个苏北母亲的故事，文中董鸣亭以一个“宁波小娘”的身份和这位母亲“对白”，把一个小生活在上海的孩子对地域文化相辅相成的认识和认同都淋漓尽致地倾注在文内。董鸣亭能讲一口道地的宁波话，但更看重对宁波文化的研究和探索，在《花脸外婆》和《长脚娘舅》里，各自描绘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物，他们都是宁波人，同样历经沧桑，但人性的美跃然在字里行间，正如“淡”字，一半是水，一半是火，让人读来感慨无限。如果说《大眼睛阿爸》把一个上海“老克勒”描绘得入木三分，那么《阿宝的三少爷》让人看了忍不住鼻子一阵阵发酸……《上海十八相》每一篇文章人物鲜明，内容丰富，看似独立成章，但又连贯相通，再加上栩栩如生的人物绣像，足见作者对文学艺术的虔诚。

书话即人生。在我们欣赏这本书的每个人物和故事时，也接受到大量的信息，这不但包括上海人的待人接物和处世为人，也包括了上海的各种小吃和天南地北的生活习性。可以说，这本书每一篇文章都倾注了作者的心血和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这不单单上海人喜欢看，也值得新上海人一读，因为我们阅读的不仅仅是这本《上海十八相》，阅读的却是上海这座城市。

“情感是指一个人在自己已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支配下，对当前面临的事物的切身体会或反应。”这是提出情商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戈

尔曼的名言。读董鸣亭的文章,一种对生活和友情、亲情的感恩和珍惜,常常力透纸背,让人久读不厌。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又会为我们提供更丰盛的精神大餐。

在我主编《青年报》文艺副刊时,那朵“红花”上绽放出无数的花朵,董鸣亭是其中的一朵。作为一名“花匠”,我为每朵花的盛开寄予我的希望和祝福。在此,欣然为董鸣亭作序,希望这朵花成为生活中的常青树,散发悠扬的生活趣味。

序二：精彩人生精彩故事

任海杰

大约在十几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了董鸣亭，就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一是我们都是76届，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和成长经历；二是我们都是文学爱好者，都执著于文学的梦想。只是她的执著始终如一，直到今天，而我后来转向了音乐（不过打底的还是文学）。

当我们《东方城乡报》新开“情感倾诉”版面并由我责编时，自然想到了董鸣亭，于是彼此的交往更频繁了。我曾多次听董鸣亭讲述过她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情感倾诉”版面正巧成为她的用武之地和尽情展示的舞台。本书收录的就是她所发表文章的集锦，我认为有这样几个特点：具有上海老城厢特色的故事；叙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反映几十年来生活和时代的变迁。而在成书时，画家施振华先生又根据每个故事的特色，精心绘制了插图。图文并茂，使本书更好看，更有味道，更有立体感。

董鸣亭文字最大的感染力，来自她有一颗童心。尽管她已人到中年，但依然洋溢着一种少女情怀，一种已经远去了的属于那个纯真年代

的情愫。在红尘滚滚的当下,更显得难能可贵。董鸣亭还有个“特异功能”:记忆力特别强,许多的陈年往事,哪怕是芝麻绿豆般的细节,经过她的生花妙笔,一切仿佛时光倒流,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因此,读她的稿子,我每每感叹、激赏、莞尔……已不觉得是工作,而是共鸣享受。

相信读者看了本书后也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么我就不再啰唆了,以免喧宾夺主。

阿娘的小“漆夹” / 003

阿娘和亲妈 / 015

花脸外婆 / 027

老房子老外婆 / 037

阿宝的三少爷 / 049

小五子妈妈 / 065

大眼睛阿爸 / 079

袁家姆妈 / 089

长脚娘舅 / 101

排骨阿姨 / 113
宁波阿嫂 / 129
浦东走来的阿香 / 139
小宁波刚刚 / 149
“痲病鬼”王格里 / 161
捣蛋鬼阿华仔 / 173
丽丽小刁脸 / 187
弄堂小妖女 / 199
我家咪咪 / 213
后记 / 223

【阿娘】



皮箱，它一直放在阿娘的床底下。小皮箱是用牛皮经过黑色加工做成的，小巧玲珑，拎在手里不但漂亮而且轻便。宁波人讲话喜欢用形容词，大多数宁波人都喜欢把皮箱叫『漆夹』，漆就是经过加工，夹就是皮夹的意思。小皮箱就叫小漆夹了。我有时候看着娘默默地翻着箱子里的一些东西，仿佛在想些什么。阿娘看见我偷看她的小皮箱，就会随手把箱子关了，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睜一眼，用浓浓的宁波话对我说：『这个小漆夹等我死了，依小娘就掇去。』我对阿娘说：『这个小皮箱我也不要，阿娘也不会』。这时候阿娘的脸上就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说我是一个『马屁』、『交关坏的小娘居』。那时，阿娘的小皮箱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稀奇古怪的东西，皮货呀，拎着是多么神气活现的样子！相家里那些又大又沉重的大箱子，那小皮箱真是漂亮。要知道我

阿娘的小“漆夹”

宁波阿娘多多少少有点自己的私藏货,就如我的阿娘有一只黑色的小皮箱,它一直放在阿娘的床底下。小皮箱是用牛皮经过黑色加工后做成的,小巧玲珑,拎在手里不但漂亮而且轻便。宁波人讲话喜欢用形容词,大多数宁波人都喜欢把皮箱叫“漆夹”,漆就是经过黑色加工,夹就是皮夹的意思。小皮箱就叫小漆夹了。

我有时候看着阿娘默默地翻着箱子里的一些东西,仿佛在想些什么。阿娘看见我在偷看她的小皮箱,就会随手把箱子关了,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瞪我一眼,用浓浓的宁波话对我说:“这个小漆夹等我死了,依小娘要就掇^①去。”我对阿娘说:“这个小皮箱我也不要,阿娘也不会死。”这时候阿娘的脸上就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说我是一个“马屁精”、“交关坏的小娘居^②”。

那时,阿娘的小皮箱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稀奇古怪的东西,皮货呀,拎着是多么神气活现的样子! 相比家里那些又大又沉重的大箱

① 掇:拿。

② 小娘居:小女孩。

子,那个小皮箱真是漂亮。

要知道我从小人书上看见林道静就是拎着这样一个小皮箱走出了家庭,还有电影中的江姐拎着皮箱站在朝天门码头上走上了华蓥山。好几次我学着江姐的样子,脖子上围着妈妈常戴的一条白丝巾,穿着姐姐的红毛衣,拎着那个小皮箱,还叫隔壁的毛毛穿上我哥的衣服扮着蒲志高,一起在走廊里走来走去。那些楼梯象征朝天门的码头,我挥一挥脖子上的围巾,毛毛就从我手里拿过小皮箱,接着我向她叫道:“同志们再见了,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随着我的口号,毛毛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把木头枪对准我就“砰!”的一声,我倒了下来英勇牺牲了。

然后,我俩就扑在小皮箱上笑,笑够了,毛毛说我们把皮箱打开看看,但我不敢,我拎阿娘的皮箱已经够大胆了,万一被阿娘知道了我肯定要“吃生活”^①的。因为平时,阿娘从来不让我们去碰箱子,只有她养的咪咪可以惬意地躺在她的床底下睡在这个小皮箱上,享受着皮革的待遇。仿佛阿娘有很多不让人知道的故事都藏在了这个皮箱里,让咪咪为她保守着。

二

但我不时会从亲戚口中知道阿娘的故事,偶尔也会从母亲那里听到些阿娘当年的风光和神采。说真的,用现在的审美观来说阿娘可

^① 吃生活: 挨揍。

算得上是个大美女了，她皮肤白白的，眼睛也是大得出奇，就是活到七十多岁，她的腰板也是笔挺的，那头雪白的头发每天用“刨花水”梳理得整齐光滑，她的衣服也是洗得发白，没有一点污迹。

听母亲说，阿娘的箱子里有很多漂亮的首饰，都是阿爷用当年在大连做裁缝时赚的钱为阿娘买的。我也听父亲说起过阿娘和阿爷的故事。阿娘十八岁时就嫁给了阿爷，为了生活，新婚不久的阿爷就和阿娘分别了，跟着同乡北上去了沈阳。阿爷学的是最吃香的红帮裁缝，又听说北方人非常相信宁波人做生意，于是阿爷先是和同乡合伙开了个裁缝店，赚了的钱就寄回老家他姐姐处，然后阿娘再去阿爷的姐姐处拿生活费。

阿娘不识字，看不懂阿爷写给她的信，于是她从姐姐处拿了生活费和信就跑了很远的地方，到一个集市里请摆测字摊的先生读信给她听。信很短，内容也很简单，但阿娘会把信牢牢地攥在胸襟里，再从微薄的生活费里拿出几钿钱让测字先生给阿爷写回信，阿娘对阿爷说：我也要去沈阳。

那时候，沈阳对宁波来说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宁波鱼米之乡，沈阳冰天雪地。过了不久，阿娘一个人去了沈阳。到了沈阳阿娘成了阿爷裁缝店里的帮手，做饭时阿娘就在厨房里，闲暇时阿娘就坐在店里帮阿爷做下手，缝衣服纽扣和绺边。晚上阿爷和同乡睡在一张床上，阿娘就在窄小的店堂里搭张铺睡觉。渐渐地，阿爷有了积蓄，就和同乡提出了自己想开店的想法，为了不和同乡抢生意，阿爷带着阿娘离开了苦心经营的沈阳那家裁缝店，赤手空拳来到了北京。

父亲就是在北京出生的，虽然他们在北京生活了三年，但这三年对

阿娘来说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她去过紫禁城，也为城里的贤贵达人做过衣服，而最令阿娘阿爷难忘的是，紫禁城里的老太医为他们治好了我父亲的病。

那一天，阿爷的店里来了一个老人，他说想做一件西服，就在阿娘帮他量尺寸时，才几个月大的父亲在房内不停地咳嗽起来，这之前，父亲已经咳了很多日子了，也花费了很多钱，但老看不好。那个老人听见了父亲的咳嗽声，就问阿娘：你家有六个月大的孩子？阿娘说是的，只是近来咳嗽老是治不好。老人却很轻松地对阿娘说：请在三天之内，在太阳还没有出山之前，你抱着孩子来治病吧。这时阿娘才知道眼前的老人曾是京城最有名的太医。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阿娘就抱着父亲来到了紫禁城，按着太医的吩咐给父亲服了药。临别时，太医对阿娘说以后你的儿子就是一个铁丸子，不会生病，就是生病了那也是大限已到。真的，我父亲自从六个月大时患了严重的咳嗽后就再也没有生过大病，直到七十六岁死去。阿娘谢过太医后，要给他钱，太医说不要了，自己无儿无女要这些钱干什么呢？他还陪着阿娘在紫禁城看了一圈，直到太阳照到紫禁城城墙上了，阿娘才抱着父亲回到了服装店。

事后，阿爷为太医做了一件很神气的西服，太医穿了就去照相店拍了一张照片，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照相，他很激动，把照片印了好几张，也送给了阿爷一张，说留个纪念。过了不久太医死了，阿爷就把那张照片放在店堂里，来做衣服的人一眼就认出了太医，阿娘就告诉人家，太医是怎么治好了她儿子的病，又怎么和他们成了朋友。在说他们的友谊时，阿娘不会忘记问人家：太医这身西服神气吗？人家肯